

马背上的红十字

戴玉刚
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,在共产党人的呼吁下,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医药器械等物资援助,从1938年起,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先后派出六批医疗队,前往共产党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开展战地救护。1938年1月,加美援华医疗队前往晋察冀根据地;1938年8月,印度援华医疗队前往晋察冀和太行抗日根据地;1939年1月至1940年初,医疗队第10中队前往八路军总部野战医院;1939年至1945年,一批来自西班牙的医生前往太行抗日根据地;1939年冬,第7、第40、第56医疗队前往晋绥抗日根据地;1940年至1942年,第一大队前往太行山南部。

太行山山高路险,医疗队用数百头牲口组成骡马队,驮运医疗器械、药品、敷料等物品。加美援华医疗队白求恩大夫还在马驮的基础上改造成了“沟桥”药驮。自此,穿行在千山万壑、遍插红十字旗帜的骡马队,成为太行山上的一道风景线。

在太行根据地救护的日日夜夜,“红十字人”渐渐地被根据地官兵平等、军民团结、政治民主、婚姻自由的风气吸引。上山前,他们慨叹“偌大的中国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”;上山后,他们发现,原来,在中国还有这样一方晴朗的天空……越来越多的“红十字人”深深地爱上太行山。

上海红十字煤业救护队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帮助下,100余人就地集体加入新四军。之后,一部分人转战太行山,帮助八路军开展战场救护,其中20多人光荣牺牲。

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医师金茂岳来到延安帮助工作后,改变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敌后抗日根据地,经他接生的新生儿多达3000余人,被誉为“红都名医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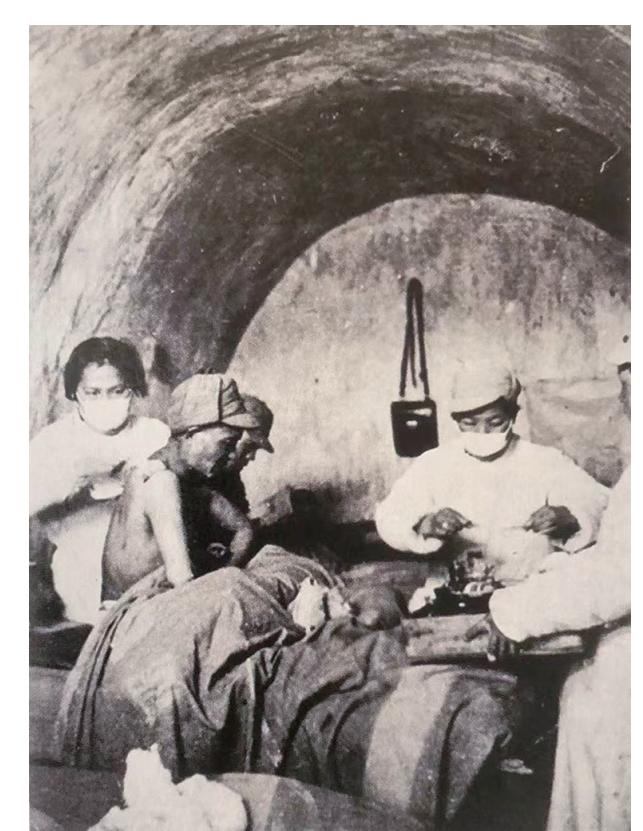
红十字会第13医疗队医护人员周惠成在淞沪会战中被敌机击中,左腿截肢。走到西安时大量吐血,不得不留下治疗。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劝他留在后方医院工作,但他说:“爬,我也要爬到太行山。”身体稍一好转,他就独自一人,靠着一条腿,绕过日军的封锁线,翻越中条山、太行山,赶到山西省沁县八路军野战医院。1941年,周惠成伤病复发,牺牲在太行山上,年仅16岁。

据统计,从1938年1月至1945年10月,救护总队共进行手术11.9万例,骨折复位3万例,住院治疗21.4万例,培养医护人员近万人。其中荣独山、汤蠡舟、周寿恺、张涤生、屠元金、金茂岳等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医学界的泰斗。

在中国红十字会档案中,记载了殉职员工和积劳病故者114人,至于地方红十字会在抗战救护中还有多少人献出生命,不得而知。加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抗战救护而牺牲的外籍红十字人士,如加拿大医生白求恩、印度医生柯棣华、英国医生高田宜等,总计当有数百人。还有一些人,连名字也没有留下。好在,太行山上的连翘花,每年为他们盛开……



红十字会骡马队

红十字医护人员在窑洞里为伤兵做手术
戴玉刚 供图

红色记忆

戴玉刚 供图

文人志士聚松庄

郝岳才

松庄地处太原府城东南十里,明清之际,城东乡民请神祈雨活动都会在松庄慈云寺举行。傅山是祈雨大师郭还阳弟子,许是永祚寺、白云寺僧人相荐,傅山被请入松庄。

“太原人作太原侨,名士风流太寂寥”

傅山入住松庄当在清顺治十七年(1660)七月十五前,正逢松庄庙会期间。“早看东南晚看西北”,聊天侃地看大戏,到寺庙里吃大锅粥,为乡民治疗疾病也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。清乾隆年间平阳人士徐昆在《柳崖外编》记载:“余在阳城,得先生及寿毛手卷一轴,仙品也。开首一书札云:‘老人家是甚不得动,书是两三行,略如胶矣。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,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,听什么《飞龙闹勾栏》,消遣时光,倒还使得。姚大哥说,十九日请看唱,割肉二斤,烧饼、煮豆,尽足受用。不知真个请不请?若到眼前无动静,便到红土沟吃两碗大锅粥也好。’”

傅山曾有五言古诗《松庄雪霁独步至水峪口归赋老眼》,反映其松庄生活,及遗民苦闷:“老眼明春雪,东山揽卧云。敌泥高屐曳,防滑薄冰循。净界无人共,平林一鸟分。夕阳檐乳下,煮药闭柴门。”入住松庄后,“松侨”即成为傅山新别号。作为明朝遗民,既已无国亦无家,自然太原



(17)

吕梁市方山县南村西面山上有一宝泉寺,建于明成化年间,据清同治年间碑文记载:“同治八年(1869),社内经理人等又议宏其规模大其基址,重彩绘乎佛殿,更补葺乎戏台,并修文昌帝君、关圣帝君、药王、龙王、财神、山神、土地诸庙于寺中,水母庙于寺下,外筑土舍一院,以为住持棲身之处……”可见寺庙规模。在宝泉寺旁赶山岭东侧,有一处叫做驮台咀的地名,传说这是当年骆驼救过石勒的地方。

石勒(274-333),羯族人,也是匈奴别部羌渠部落的后裔,是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,史称后赵明帝,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奴隶皇帝。石勒幼时生活贫困,食不果腹、衣不遮体,但其身体强壮、有胆有识,曾一度沦为奴隶,后来他集“十八骑”揭竿起义,声势浩大。

一次,石勒与东海王司马越交战中被困,率部力敌十倍于己的敌兵,终寡不敌众,身负重伤的石勒单人独骑,拼命逃跑。敌人穷追不舍,力图活抓。石勒丢盔弃甲,慌不择路,盲闯山路,然而道路崎岖狭窄,只好弃马徒步、翻山越岭,慌慌张张来到凤凰岭(今宝泉寺所在地)后,不敢小憩,又匆忙向赶山岭狂奔,因为跨越赶山岭,就是刘渊在左国城的大本营。

石勒只顾埋头走路,被迫赶到赶山岭东侧绝壁地带,脚下就是百丈深渊。急躁、无奈、愤怒之下,石勒拔出随身佩剑,向峭壁连劈三剑。一时间响声如雷,天崩地裂,峭壁变成三层阶梯形的栈道。石勒喜出望外,跃入崖下,随后消失于丛林之中。身后追兵望尘莫及,只好垂头丧气,收兵回营。

傍晚,附近的左国城(今方山县南村)忽见数峰骆驼前呼后拥回来,中间一老骆驼背上驮着血肉模糊、奄奄一息的一个人,人们围拢上来仔细辨认,原来正是石勒。左国城是匈奴南侵迁徙的大本营,匈奴人在这里一面推广农耕,另一方面也保留了游牧文化,在山梁、山沟大量养殖骆驼。石勒跃下悬崖后昏厥过去,适逢几只骆驼在此啃草觅食。石勒在昏迷之际隐约看见,几峰骆驼叼住他的衣服手足,高高抬起,轻轻放到一老骆驼背上的两峰之间,之后老骆驼驮着他缓缓而行,其它骆驼前后左右“护送”。

如今,宝泉寺旁赶山岭东侧的三重崖依稀可见,人们把它叫作“三重崖”或“三层崖”,而骆驼救过石勒的地方取名为“驮台咀”,意为“骆驼抬高举起石勒”,后来又演变为“驮台咀”。

薛玉生 讲述 闫吉平 整理

人成了太原侨。“太原人作太原侨,名士风流太寂寥。榆次颇谱有孙盛,昭余不信产温峤。”

“河汾文献未全空,蛊上乾初有是公”

在松庄侨居期间,傅山通过交往游僧,以及采药、诊病、访碑、布道等机会,与各地遗民们建立联系。他先后交游于河南轵关、辉县,山东泰安、曲阜,陕西华岳、富平,及省内数十个县间,济世救人,传播思想,寻碑访古,交流学术。

在松庄,傅山接待了诸多大江南北著名的学者思想家,顾炎武(字亭人,人称亭林先生)是首位。二人有着相同气节与操守、相同的治学思想,且均以博学闻名,诗文更是轰动一时。故二人常常夜以继日促膝交流,诗歌唱和,感慨时局,惺惺相惜,相见恨晚。一次天已大亮,亭林仍在梦乡,青主直呼“汀茫久矣,汀茫久矣”,亭林惊醒后一头雾水。青主风趣解释:“子平日好谈古音,今何忽自昧?”二人不禁会心大笑。古音“天”字读作“汀”、“明”字读作“茫”,“汀茫久矣”即“天大亮了”。这一故事流传甚广,分别记之于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与梁绍甫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中。顾炎武在其《广师篇》中这样评价傅山:“萧然物外,自得天机,吾不如傅青主。”

到访松庄的学者名流及明朝遗民,在碰撞思想、交流学术的同时,留下了诸多唱和诗文与佳话。李因笃乃陕西著名文人、“关中三李”之一,清康熙三年(1664)得见傅山于崇善寺酒会,遂作《席上呈傅微君》诗称赞傅山“灿烂紫芝存古调,番番黄发长朋车”。其实,早在李因笃得到傅山书信时,即作《得傅微君信》诗,将傅山与古时山西乡贤郭泰、王通相提并论,表达了对傅山其人其学的敬仰之情:“河汾文献未全空,蛊上

乾初有是公。不卜同舟瞻郭泰,徒知中论拟王通。”

“最好缘山寻菊去,如今栗里是松庄”

傅山松庄居住十七八年,其学术思想多形成于此,山西文化圈的形成也交汇、碰撞于此。

在音韵学方面,傅山对《广韵》进行了详尽批注,用杜甫诗韵尾核对《广韵》收字读音,所引达万余句之多。在《霜红龛集》乃至《傅山全书》收录的文字音韵训诂札记,引用韵书、字书甚广,其中有些内容直接取自方言调查。在金石学方面,傅山大量考证民间田野古碑。朱彝尊在其《曝书亭集》中曾记载这样一件逸事:傅山采药平定山间,不慎坠入崖谷,时长不见动静。众人入谷营救时发现,傅山正在坠入的洞口考证碑石上北齐天宝年间文字,早已“忘乎所以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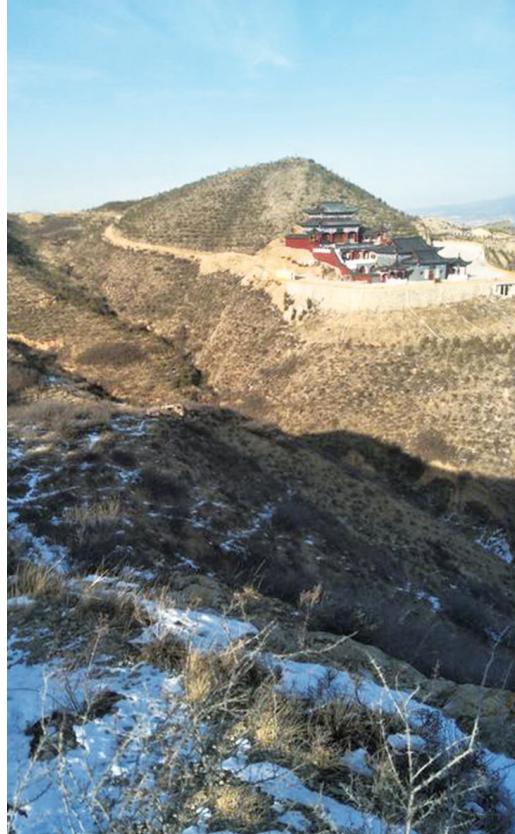
清初的山西文化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,大江南北学者的参与交流,开创了音韵学、金石学与考据学的新方法,对晚明主观内省式的哲学空洞“清谈”进行否定与清算,并在深刻反思基础上对儒家学说正本清源。作为山西文化圈核心人物,傅山既尊重儒学的合理内核,同时又积极倡导子学研究,乃至佛道思想的研究,充分体现了傅山经子平等与经世致用的思想。

傅山松庄所居寒窑小院,虽无竹树交加,禽声上下,风自林出,花香袭人之幽,但也毫不逊色,常常是群英荟萃。阎尔梅在《太原秋望》一诗中,将傅山行馆松庄与陶渊明旧居栗里作比,表明了对傅山田园生活的欣羡之情:“最好缘山寻菊去,如今栗里是松庄。”十七八个春秋的日日夜夜,在小小的几孔窑洞中,形而上者成宏论巨篇,形而下者成活人医术。既给后人留下了《霜红龛集》《傅山女科》等珍贵文献,也包括“爱集土语”“不文之饰”的《松庄寺祈雨歌》。

锦绣太原·人物篇(21)



“驮台咀”的传说



远眺宝泉寺

晋源方言形容人

郝妙海

晋源地区为古晋阳所在地,文化底蕴深厚。以传承几千年的方言来说,不仅生动有趣,而且别具一格。一些在晋源话里形容“人”时常用的词,则是越琢磨越亲切,越咀嚼越有味儿。

捏出、出敏

这对形容人性格的词,意思正好相反。“捏出”是说生性腼腆,不愿与人交往,如“外娃娃打小就捏出,见了生人连个话也不敢说”;而“出敏”,是说生性大胆泼辣,如“到底多念了几年书,出敏多了”。

绵善、煞吊

这也是一对形容人性格的词,意思却相异。“绵善”可用于任何年龄段,形容生性绵软善良,是褒义词,如“外娃娃可绵善哩,从来不用大人操心”;而“煞吊”一般只用来形容孩子顽皮,不听话,有点叛逆的劲儿,但并不全是贬义。如有句话叫“煞吊娃娃有出息”,就是说小时候顽皮捣蛋,长大后反而会有所作为。

圪僚、凉棒

“圪僚”,即不直,晋源话里借来形容那些脾气古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如“外怪圪僚货,人家告他前面修路不过去,他不听,这不,多跑了路不说,连戏也误了”。“凉棒”,也称“凉胎子”,用来形容那些说话办事都不靠谱的人,如“这么大的事儿靠个凉胎子去办,事没办成,连个人影儿也逮不着”。

精巴、醒蹉

“精巴”即精明干练,样样活儿都拿得起、放得下的庄稼人,被称作“精巴后生”“精巴婆姨”,“人家外婆

姨汉,一个比一个精巴,小日子不火才怪哩!”“醒蹉”在晋源当地话中,指说话办事窝窝囊囊、拖泥带水。村里人说某人“醒蹉”时,大都是就事论事,并没有小看的意思,集体干活时会有意安排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粗笨活。如果是亲近的人之间说:“你怪醒蹉鬼,连个这也做不了。”那就是在调侃了。

轻快、稳重

“轻快”在晋源话里指生性好出风头,“稳重”一词和普通话里用法一样。上世纪50年代以前,晋源地区农户家常用的两种运输工具,一种叫“车子”,一种叫“不拉儿”,都是手推、独轮。车子结构复杂、负重多,推起来平稳;而“不拉儿”装货少、重心高,行走起来不稳当,于是村里人便把那些办事不稳当、好出风头的人叫作“轻快不拉拉”“长气不拉拉”。如“外怪长气不拉拉,可不敢跟上他瞎闹,不知道哪一天就揽上戏了”。



图片除署名外来源于百度

父亲去世后,王烈回乡守丧3年。其间,遇到年成不好,王烈拿出自己家积存的粮食,救乡亲们的性命。他的所作所为,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和称赞。

王烈非常重视教育,在家乡兴办书院,根据学生的秉性脾气因材施教,教育他们追求善行、远离罪恶。这些学生潜移默化间修养提高极快,出入、举止、言行都彬彬有礼,使得州县大街小巷的百姓都努力提升道德修养。

清康熙《阳曲县志》记载,东汉末年,群雄并起,社会动荡不安。有一个偷牛人被牛主人当场抓住,偷牛人对牛主人说:“我是一时糊涂,从今以后痛改前非。求您不要让王烈知道这件事情。”有人将此事告诉王烈,王烈拿出一些布让人赠送给偷牛人。有人不理解,王烈解释:“春秋时的秦穆公,有人将他的骏马偷走,杀掉吃了马肉。秦穆公抓获偷马人后,不仅没有惩罚他,反而赏赐他酒喝。后来这位偷马人在战场上不惜性命去救秦穆公。现在,这个偷牛人愿意改正,害怕我知道这件事,说明他已懂得羞耻,向善之心自然产生,赠给他布,是劝勉他要一心向善。”

过了一年,有一位好心人不但帮路遇的老人挑担几十里,还用一天时间在路边守护路人遗失的佩剑。经了解,这位好心人就是以前那位偷牛人。王烈知道后,特地派人在他的家乡彰显他的事迹,并把他树为榜样。

王烈在乡里时,当地百姓凡有争讼,都请求王烈排解纷、断定曲直。由于蒙受王烈平素之德教,有的走到半途就放弃争执,双方和解而归;有的远道而望见王烈的屋舍,深感惭愧地彼此相让返回,不敢让王烈知道他们争讼之事。

王烈身处东汉末年,时逢战乱之世。不管外部世间如何变化,在兵祸相连之际仍坚持道德教化之行,以个人道德操守服膺乡间,最终形成了强大的人格感召力,“善者人,人亦善之”。唐代韩愈亦赞王烈:“东汉,隐士烈……因号所居乡为君子。公其君子乡人也。”

结束语 本版“锦绣太原·人物篇”专栏于3月16日始,陆续刊发了孙琨先生撰写的21篇文章,今日结束,感谢读者的关注。

善人者人亦善之
孙琨

编者